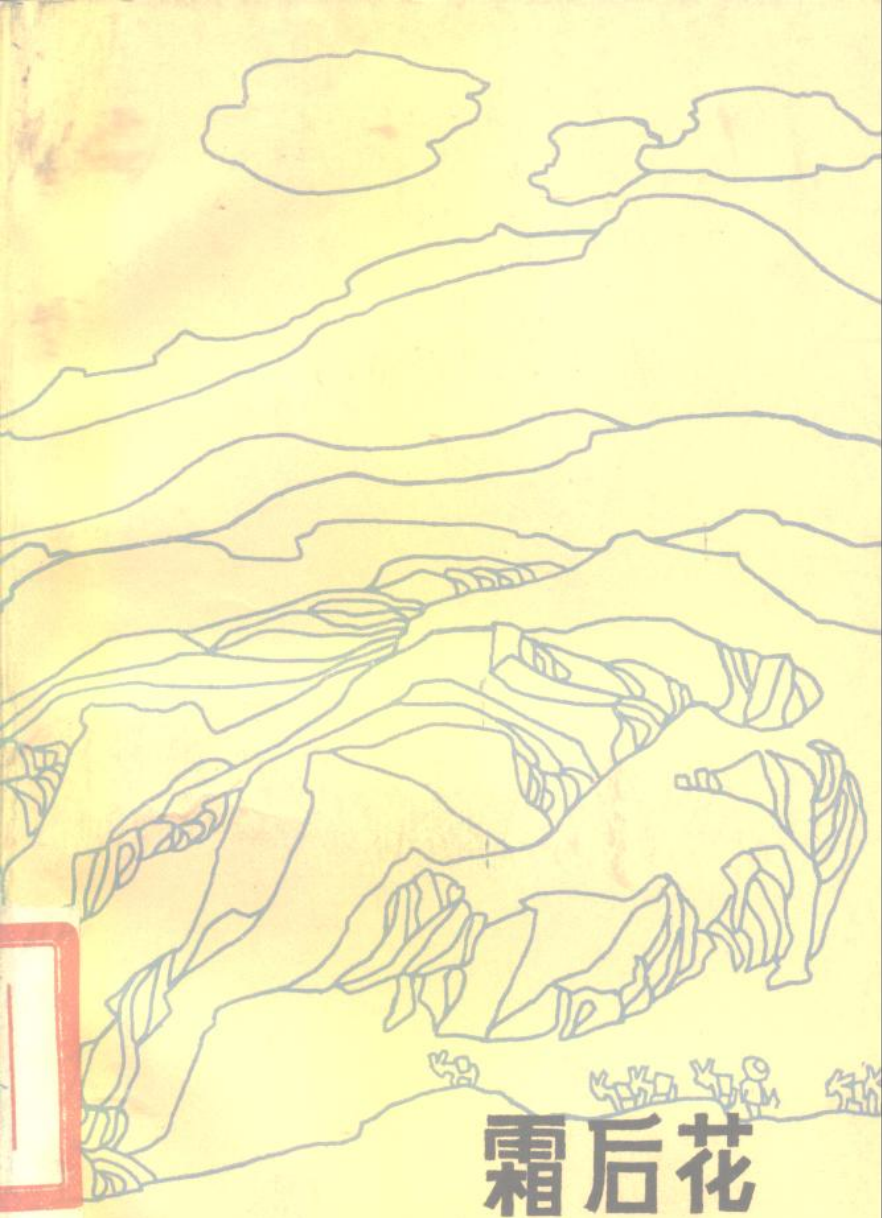




霜后花

王立道 著
重庆出版社



霜 后 花

王 立 道 著

重 庆 人 社

一九八四年·重庆

封面设计：詹蜀安

霜 后 花

王立道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125插页2字数81千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200

书号：10114·133

定价：0.58元

内 容 简 介

收在这里的31篇散文，就象是一束摘自山间旷野的小花，星星点点、闪闪烁烁，美得别致，香得淡雅。

作者曾历尽人生的坎坷。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段生活，不是悲伤，没有眼泪，有的是对于当地人民的片片感念之情。他也写故乡，写师长，写朋友和亲人，心中充满着爱。此外，他还写家畜、家禽，这些曾同他朝夕相处，给了他无限乐趣的异类朋友的友情。在他笔下，大如骡马，小如兔、鸡，一个个显得栩栩如生，可爱可亲。这一切，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他执着的追求。

目 录

DD81/04

春到纳家	1
洗泉	20
茶思	28
农场三友	32
拉日	41
一本幸存的书	47
关于两盒火柴的报告	50
花丛下的回忆	55
花山赋	62
泪	69
严师益友	73
箫音犹在	82
飘逸俊雅一竿竹	85
生命之树常绿	90
还是那个李大姐	96
泰山情	103
乡恋	108

外祖父	111
我的老师	115
咏秋二题	120
生命的泉	127
土乡风情	129
黑刺林遐想	133
荒谷温泉	136
西宁	140
骊山奇想	144
西湖	149
古树	151
梅开三味	153
蝶恋花	156
灯下	159

春 到 纳 家

冰河破了 冰河破了，喧嚣
地从院墙外流过。

房东的庄窠已经很古老了，象
土乡所有的老院，打了二十余板的高墙。这洪流
的怒号，从遗留着苔藓的墙头爬过去，乘着朦胧
的夜色，嚓嚓，似狂笑；擂着凯旋的战鼓，庆祝
死亡的胜利……

它的确侵占了不少的领地；整个的沙塘河谷，
都显示出铁青的脸色。

它最初爬行在狭窄的沟槽里，薄薄的象一张
透明的膜。一交九，它就向沿岸的乱石伸出掠夺
的手；入了三九，它把草地也抢去了。它一天一
天地壮大着自己，联络了天空中死去的雨，把灰
色布满了宇宙。太阳也退缩了，面色惨白。

咯咯咯，嚓嚓嚓，这得意啸声绵延了整整一
冬。粉碎了人们不知多少安恬的美梦。

然而，今夜的冰河，却发出了异样的惨叫。
呼啦啦，轰隆隆，山崩地裂般地，震撼了山岳，摇
动了房舍，天棚上的老鼠也吱吱地惊叫逃窜。在
这巨响的间隙里，我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哭声：

呜呜呜，呜呜呜，好象在给冰河送丧；被剥光了衣饰的白杨树，也吹起轻快的口哨，召唤着生命的来临……

好一场生与死的拚搏啊！一面是轻蔑的笑，一面是惨烈的嚎。

我再也睡不着了，心中滚荡着春潮。可惜我不是诗人，不能为春天写一首赞歌。但是诗人的《女神》不就是对春的讴歌吗？他让凤凰跳进火里，以求再生。而目前的树树草草，却陷在冰窟里，要从冰中求得再生。这比一只凤凰的奋斗，要宏伟壮观得多了。

在一个日丽天青的午后，我站在沙河塘边的陡崖上，看到了冰河惨白的奇景。那从大坂山退却下来的冰块，象被击溃了的逃兵，蜂拥着，拥挤着，发出凄惨的嚎叫；而那些紧抓住乱石和枯草的冬的残余，犹豫地观望了一会，也仓皇地逃开了。也许是为了跑得更快，它们互相倾轧，互相厮杀，弄得满河皆是撕碎的尸骨。

这是怎样雄伟的力啊，击碎了冬天的梦！吞噬掉凝结了一冬的冰！

鸟儿舒展了双翅，从紫雾笼罩的杨树林中飞了出来，在河谷的上空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笑着，戏弄最后一批逃窜的残冰。脚下的黄土也愉快地喘息起来，不时地展翅飞下崖底，去与那泛

着生命之光的野草结伴。禁闭了一冬的绵羊又奔到河滩来了，蹦着，叫着，象落地的群星……

这都是春的力啊！

过去，我总把春幻拟成妩媚的少女，温柔、俊俏，装饰着一年的开始。而今，我目击了冰河的毁灭，大地的苏醒，从这场惊天动地的搏战中，才彻底地醒悟过来：原来春不是一位柔弱的姑娘，而是一位勇猛的莽汉子！当沙塘河又回复了涓涓的细流，夜里唱着抒情的歌的时候，大地便把盛开的鲜花奉献给驱逐了坚冰的人。别把鲜花错认为春的本身，那是奖赏给春的礼物！

迎春曲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纳家高级农业社秩序井然地开始了一年的农事活动。人们背着背斗，一齐往山上送粪；东坡上顿时热闹起来。七彩的花袖蜿蜒在山路上，象从天而降的彩虹。山歌此起彼伏，连成一条欢乐的长河。我一登上山路，腿也酸了，肩也痛了，气也接不上，渐渐拉后了。卓玛卡一步不离地伴着我，劝我把背斗靠在崖坎上休息一会再走，我终于胜利地攀上了山顶。下山时，她又教我迂回地循着缓坡走，用脚尖点地免得顿痛了脚。头一天夜里浑身酥麻，瘫

在炕上，一夜未曾翻身。几天之后便习以为常，能够同大家并肩齐行了。新的春天，快速的节奏，给新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兴奋剂。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欢跃在田间。白天的村庄象夜一样静，看不到一个闲游的人。我能紧跟上这春耕的快步，特别欣喜。

自从建立了合作社，纳家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社员的情绪都很高。五十六领导二队两年多，心里装着一本完整的账，每天收工的时候就把第二天的活分派好了：拉家阿爹撒种，李家阿吾驾犁，鲁家阿姑打坷垃，所有的阿奶都去拣种籽，等等。他把我放在修渠组里，每天都问候一遍：“王哥，乏了没有？吃不住就换换轻活；以后拿锨把放松点，不要攥得太紧，那样会打泡。”我不仅感激他的关心，尤其佩服他的精明，把一个队管理得有条不紊。

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

但是，今年入春以后却不断地面临许多新的冲击：一会儿抽调大批劳力上山开渠，一会儿推广密植，一会儿又提倡手锄化，大有一把把农村推到天堂的劲头。

苏主任有一种天生的应声虫的热情，响应上级的号召特别起劲，听一加二，社员们都觉得他

走得太快，跑着也跟不上。五十六也惶恐不安，竟找我商议：

“你们家乡都用锄拔草吗？”

我点点头，讲了许多锄的好处：工效高，土松得深，等等。

他摇头说：“青燕麦藏在麦苗里，扒在叶儿上还认不清，锄头能把它剔出来？这不说了，可密植呢？一亩地下一百斤种籽，你听说过吗？”

我对此一窍不通。他又自己解释说：“我们这里地薄，解放前山地一亩才收百把斤，现在川地也只收二三百斤，下这么多种行吗？”

说到上山挖渠，他更是满腹狐疑：一下子调走了半数劳力却把正常的农活搁下，今年怎么增产呢？

我能对他贡献什么意见呀！一来我去年被批判了半年，再不敢向右走了；二来我对农业生产无知，以为被推广的经验总是可靠的。所以我尽量地给他鼓劲。

这跃进的形势象一股强大的洪流，尽管农村的稳健派和老农半信半疑，但是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一齐被涌进激流里，跌跌撞撞地向茫茫的前路奔去。

苏主任是个天才的领导运动的人，经过几次干部会，他便掌握了一批热心的积极分子。派民

兵连长“尢日本”带领青壮年上山开渠，任命“小诸葛”为密植实验田的组长，指定保管员沙成金找铁匠打造手锄，把老弱病残全交给那些保守的队长去指挥，担负起各队艰巨的农业生产任务。五十六在社员面前第一次遭到冷落，不过他倒心安理得：他可不想去出风头！

我被编在修渠的民工队里。在出发前，沙家阿奶连夜给我烙了几十个圆圆的青稞面饼子。沙队长到我房里依依惜别说：“王哥啊，上了山，你可多保重，能做多少做多少；少说话，不要去惹‘尢日本’——他最好欺负软的，咱村上的地主子女都挨过他的拳头……”

我没有重视他最后的叮咛，因为这剧烈的变化太符合我的性格了；就象我在合作化高潮中所受到的感染一样，心中闪动着更灿烂的火花：我乐于参加这眼前的大变革。

山上出现了人海，红旗连成一条看不到边际的巨龙，迎着春风招展，我仿佛听到了一阕最动人的迎春曲……

一场风波 我们这个专业队近五十人，来自三个生产队，“尢日本”担任总指挥。此人身高不

满五尺，肩阔腰圆，活象一麻袋粮食。这便是“尢日本”外号的由来。第一个印象便是他在工地上训话的姿态：居高临下，双手卡腰，二目圆睁，颇有鸠山队长的味道。头一句是“各位 兄弟姊妹们”，虽然声音太高了点，倒也不失礼貌，接下去便什么粗鲁的话都跳出来了：

“站好！女社员靠紧，不要他妈的嘻嘻哈哈、松松垮垮，象啥样子！我宣布，第一，不准请假；第二，上工下工听哨子，谁不服从就扣工分；第三，工地上不许说话，地富反坏大小便要向我报告——哼！你们小心着！”土族社员都木然地听着，唯有几个移民青年互相挤眉弄眼，故意连声干咳。

头一天工效很低，整个工地死气沉沉，社员不言语，也不卖力。收工后“尢日本”又训了一番话，并责成记工员在每人名下扣两分。有个移民青年不服气，建议实行小包工，多干多记，少干少记，不要这样一锅炒。队长盯了他一眼，但没说什么。

第二天果然实行了小段包工，每人分十步，战线排了一里长，想说话也够不着。几个移民干得最欢，不到晌午就完成了。他们都跑过来帮助我，不上半小时也竣工了。于是我们找了一块向阳的草坪，挤在一起抽烟，聊天，“争上游”。正玩

得痛快，突然背后响起雷霆之声：

“谁准许你们休息的！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干革命，你们倒玩牌！起来，上工去！”

一位青年不服气，反驳道：“你分的任务，我们干完了，不表扬，还批评？”

“怎么？大白天打扑克还有理？不分了！还记时，干半天半个工！”

他说罢就走，移民青年中的复员军人孟宪荣倏地站起来，上去抓住他的胸襟，指着他那厚厚的嘴唇说：

“你这是嘴还是屁股眼，嗯？说！大家不去，他敢扣工分，我就撕这嘴！”

“尕日本”怕吃眼前亏，二话没说就溜下山去。他一走，别的社员也停了工，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卓玛阳也钻进移民伙里来玩扑克，嘴里不住地称赞孟宪荣有胆量，替大家出了一口气。

黄昏的时候，“尕日本”搬来的救星——苏主任气虎虎地赶来了。一声哨响，五十个人象受惊的羊群，马上集成一团，气都不敢喘。

苏主任脸色腊黄，但说话的口气却相当和缓：

“社员们！上级号召水利化，这是一场大革命，大家要共同努力。听说有些人干革命不积

极，还想动手打干部，表现很不好……一天十二分，比农业上高出四分，已经不错了。今天只干半天的人，只能给六分；至于闹事侮辱干部的事，另行处理！”

我觉得几个河南青年并没有错，看他们一声不响地缩在水渠沿上，深表同情，便代为申辩说：

“苏主任，包工的事，最好照原来说的办，他们完成了任务，怎么能少记工分呢，再说——”

“老王！你以后少管闲事！你今天跟他们混在一起要扑克，很不对！要注意自己的身分。”

我原是好心，希望他们说话要算数，以维护干部的威信。不料他竟提出“身分”问题，不禁火从心起，把五十六的嘱咐忘到九霄云外：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社员，有权说句公平话；你是一社之长，怎么能偏听偏信？”

这话激起了几位移民的勇气，一下子涌到苏主任跟前，七嘴八舌地说：

“老王说的对！谁扣我们的工分，我们就到乡政府去评理；看到底谁是谁非！”

苏主任虽然无言对答，却笑了笑，说：“好吧，就记满分。不过今后可不能这样不守纪律。去年刚把反党分子打下去，大家应该接受教训。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地富

反坏右的当!”

这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我的，不过我也听惯了，并未放在心上。三天之后，县上一位熟人捎来一封短信：

“老王：请注意！听水利队同志说，最近乡党委要在工地上召开全乡民工批斗大会，可能与你有关，请珍重。”

看来在劫难逃。许多社员忽然对我冷淡起来。卓玛阳老是偷看我。“尕日本”一天来光顾我好几次。气氛相当紧张。我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迫，饭也吃不下去。宪荣夜间向我耳语：

“老王，你面色不对。饭要多吃。常言道：‘心里没有病，不怕鬼敲门’，看他们能怎么你！万一有人欺负你，有我们呢！”

我担心他们出于仗义，会惹出大事来，劝阻道：“万万不可再和干部吵闹，那会给我加上煽动闹事的罪，更不得了！”

可是他们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竟向“尕日本”示威：

“你这条疯狗！如果咬老王一口，我们砸烂你的脑袋！”

不出所料，他们的举动加速了批斗会的召开。临收工时，苏主任上山通知说：“明天大家都不准离开工地，听候集合命令，一齐到三转弯参

加全乡社员大会！”

省长来了 次日天晴日朗，风息树静，是入春以来最好的天气。但是我却一点精神也没有，反而讨厌刺一样的光芒。昨夜通宵都在受着惊梦的折磨，一会儿跌入山谷，一会儿坠入冰窖，黎明时已出了一身冷汗。往工地去时，几个移民故意伴着我走，想给我增加一点勇气。卓玛阳也挤上来，说他阿哥叫我回家取干粮，但眼神却传出另外的意思：快回家躲一躲。

我一锹连一锹地往外掘土，尽量用劳动来解除紧张的情绪。

“看呐，来了一辆小汽车！”

大家都爬上渠道看新奇，引得我也匆忙地瞄了一眼。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山脚下闪闪放光。

“大概是县上的首长，来参加批斗会的。”我这样想，更感到局势的严重。

一小时之后，苏主任走了来：“老王，你来一下。”他的态度异样地和蔼。不知又有什么新花样，我心中扑通扑通跳得更急了。他领我紧跟，约半小时，到一座小山头上。一位过去的同行迎